

盒子里的



◎ 谭庆禄 著

进入书籍之中，跟随先贤的脚步，去游历，去跋涉，时空的限制消失了。
通过书籍与先哲晤谈，较之登堂入室，诚惶诚恐地接受耳提面命，也轻松自在得多。
然而，放下书本，发现仍然处于自己的斗室之中，依然度着盒子里的日月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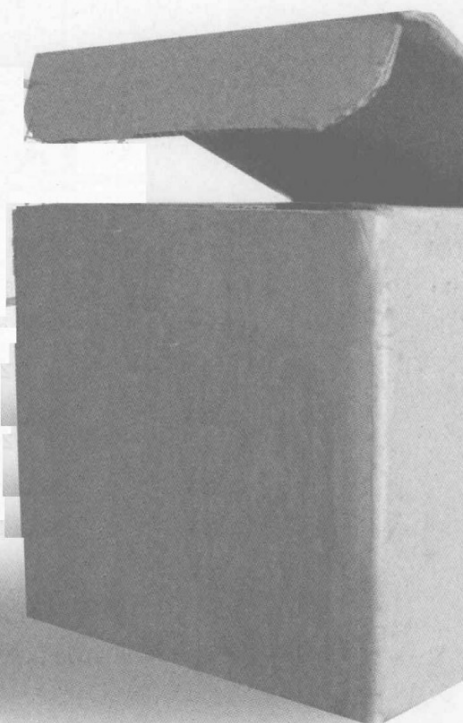
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盒子 里的 的



◎ 谭庆禄 著

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盒子裡的日月/譚慶祿著. — 濟南: 山東大學出版社, 2008. 8
ISBN 978-7-5607-3573-3

- I. 盒…
- II. 譚…
-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國—當代
- IV. I26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060276 號

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(山東省濟南市山大南路 27 號 郵政編碼: 250100)

山東省新華書店經銷

山東聊城市長虹彩印廠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1/32 10.875 印張 301 千字

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價: 22.00 元

版權所有, 盜印必究

凡購本書, 如有缺頁、倒頁、脫頁, 由本社營銷部負責調換

自序 >>

不知不觉，已过了知命之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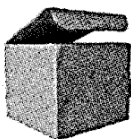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少时作文课上，大家竞相叙写好人好事，故事里就往往有个“年过半百的老大爷”。而今一不小心，自己已然成了那类人物，想想觉得像个玩笑。平日里，倚在床头看书，坐在桌前写字，或者风里雨里的上班下班，并不觉得异于年轻之时；然而，知命之年的心境，与以往似乎还是有些不同的吧。有一次，偶然想到了毕业证，一下子记不起放什么地方了。若在以往，那是一定要找到的，就算弄个地覆天翻，鸡飞狗跳，也在所不惜，可这次却忽然想到：有这个必要么？由它去吧。那种感觉，极像东坡所说的“脱钩之鱼”。

对于所谓文学者，也大抵如此。虽然文学是我的所学专业，然数年前就已经说过：文学的梦已经做完。近年来，又渐为书法的黑白世界所吸引，颇有欲罢不能之概，甚能理解欧阳公“自少所喜事多矣。中年以来，或厌而不为，或好之未厌，力有不能而止者。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，书也”之意，倾注许多时间于其中，虽其“如潮急流，用尽气力，不离故处”，亦不悔也。每日里握管濡墨，也自得其乐。久之，偶尔读读篇籍，写写杂感，这点儿积习，也消磨殆尽了。

近来，时有爱我的朋友，直接间接，流露惋惜之意：虽然书法也许不错，但文章，也还是要写写的吧。

于是，才有了编辑这本集子的念头。

编辑一本集子，对于我来说，其实就是编辑逝去的那一段岁月。



不慎沾染上记日记的习惯。偶尔遇上事务繁多，三五日耽搁下来，回头想想，试图补记，有时候，昨天前天的日子，本来也是一分一秒过来的，却遗忘得没了一点儿痕迹，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，好像根本就不存在。于是心下未免怅然，那几个结结实实的日子，应该是活过的吧。其实，这也未免是一种虚妄。一个平凡之人的平淡生活，不记在本子上，对于这个世界，能有多大关系？岁月已经逝去，想法也不如当日的新鲜，必欲编辑起来，呈现给爱我的诸君，是否也有些多事。然而，既然确实在这个世上生存过，这些雪泥鸿爪，能留下的，也就留一留吧。

翻检旧作，发现平日所留意者，仍然是寻常草树；所忧心者，也不外这一方水土。在这片天宇下住得久了，没有法子的事。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：“浮屠不三宿桑下，不欲久生恩爱。”浮屠可居无定所，四海云游，我辈初生之时，已经被铆在一个地方，一住就是半生，焉有不生恩爱之理，不能如浮屠一般洒脱，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周亮工《因树屋书影》记录了这样一个佛经故事：“山中大火，鸛鹄遥见，入水濡羽，习而洒之。天神言：‘汝虽有志意，何足云也？’对曰：‘尝乔居是山，不忍见耳。’”读之常常令我感动。

当年，曾为发现了草木而窃喜，时间长了，益知它们竟然如此自然而宁静，丰富而高贵，草木的世界，几乎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家园。我不能不承认，我在此收获了很多。草树的沉默、谦逊和坚韧以及独立不移的品格，永远给我以清晰的规箴；相对于动物，甚至我的同类，面对它们，我更能感到灵魂的平静和快乐。因此，我也不由自主地想认识它们，叫出它们的名字；关心它们的生存、成长与繁衍，以它们的欣悦为欣悦，以它们的忧伤为忧伤。我的心里，多次产生这样的想法，电视上开一个栏目，像以前的“动物世界”，叫做“多识草木之名”，每天讲述一种或数种草木，既长知识，又益心智。自知力薄而口拙，是不会有人听的。退而求其次，就自己动手记录下来。也许，在我的文字中，尚不能读出草树的好处，那决然不是它们的过错，而责任全部在我。虽然，我深知拙劣的文笔，也许无法传达出草树之万一，甚至会唐突了他们的高贵，却不能因此敛手。唯一的希望就是，我的文

字作为失败的记录，能表达出我的敬意，更祈望后来者比我做得好一些。

对于水土状况的担心，其实也许是杞天之忧。一位晚辈就曾明确告诉我，水是可再生资源，用不着为此忧心忡忡。我知道他的话不错，然而却不能因此而快乐。

村子里，水井中的水，先是深了、浊了，人们吃力地往下挖，后来终于追不上了。池塘里的水，先是少了，后来就没了。那个曾经为蒹葭所环绕，生长过莲藕，繁衍了鱼虾的丰盈世界，说消失就消失了。水上的风景与水底的神秘，已经荡然无存；所剩者，只是一个干涸凋蔽、肮脏丑陋的深坑，积累着陈年的枯枝败叶。河流呢，东边的马颊河，初见时，似乎只是纤纤的一沟，却是终年流水的；后来，来了许多陌生人，和许多车子，用了一个冬天，或者一个春天，将它开得宽宽，而水流，则是有的时候少，无的时候多，且由清变浊，近来已经是黑绿色的了。地里的庄稼，是百姓的心血，看上去，其生长状态还好，可是，化肥是生长的动力，而农药则是抵御虫害的屏障，河中的污水，则已经注入它们的叶脉。看看今日的田园水土，想想十年二十年以后之事，让我这个疏懒的人，也常生出不着边际的忧虑。

谁都知道，环境的恶化，无不是人类行为的结果。究其根本，也是人性恶的外化。水可以净化，河可以再清，环境可以保护，人类的贪欲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正在飞速膨胀，何时是个了时。

知堂曾说，看书如吸纸烟，书本是遮眼之物。我也有相同的习惯与喜好。读书用去了我大部分时间，事后想想，也并不后悔。是啊，早上一觉醒来，如果没有个东西挡着眼，直呆呆地坐着，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。我看书比较杂。这并不表示我多么博学，只是兴之所至，有一搭无一搭。有许多书，老实说，也看不大懂。我的想法是，书也不必全都看懂，看得懂时，当然不坏；看个半懂不懂，一知半解，有时也挺好的。不是有人说了么，书籍大多是被误读了的。是啊，当时自以为读懂了，事后再读，复又恍然开悟的事，也不是没有；再说，一千个人，有一千个莎士比亚，谁能确定哪个莎士比亚是真的呢？老认为自己的这一个是真的，别人都看走眼了，我还没有那般自信。再说，



每个人都看出一个自己的,是件多么好的事啊。日子久了,积累的书却多起来,堆在家里,碍手碍脚,遇到搬家,那就更麻烦了。书籍使住的屋子更有意思,更像个家,使人进到里面,就少生离开的念头。反过来讲,这也给人生增添了些许情性,使他沉浸于书籍的世界,外面的世界是不是精彩,对他的吸引力就小了。所幸的是,住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公寓里的帕特里斯·摩尔先生,被压在倒下的书堆里,大呼救命,这类的尴尬事,在我,还不曾发生过。

进入书籍之中,跟随先贤的脚步,去游历,去跋涉,时空的限制消失了;通过书籍与先贤晤谈,较之登堂入室,诚惶诚恐地接受耳提面命,也轻松自在得多。这些我都喜欢。然而,放下书本,发现仍然处于自己的斗室之中,依然度着盒子里的日月。

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

谭庆禄

2008年5月10日

目 录 >>

第一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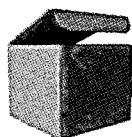
寂寞的树 >>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田野的树/3 | 幸运的树/28 |
| 文人与树/7 | 植树节/32 |
| 一株树的价值/10 | 枯焦的草坪/34 |
| 丹东的银杏树/13 | 古墙上的杂草/38 |
| 与树结邻的日子/15 | 乡野的惊喜/42 |
| 冬天的树/19 | 最后的奇迹/46 |
| 寂寞的树/22 | 树叶的滋味/51 |
| 小小黄杨/25 | 雄心勃勃的物种/54 |

第二辑

盒子里的日月 >>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秋天的原野/61 | 盒子里的日月/80 |
| 故乡的月光/66 | 凤凰苑的遗憾/83 |
| 乡村的路沟/70 | 人之忧/86 |
| 春庄稼/74 | 粒粒岂止皆辛苦/93 |
| 食无鱼/77 | 水日的纪念/97 |



好雨/100
胭脂湖的雪夜/103

河之忧/108
欧文走路及其他/111

第三辑

自助的训练 >>

饕餮者的嘴巴/117
自助的训练/122
蹩脚学者的爱好/128
罚人吃肉/133
简易之政/139
论形貌/145
论酒量/151
提高与普及/155

视野与心胸/158
学界的自信/162
可怕的自负/165
致命的时间/168
古人的洁癖/170
金屑眼中翳/172
“太行山”及其他/176
性格人/178

第四辑

聚书的苦乐 >>

一张书签/183
湖边的书摊/186
网上阅读/189
读书目/195
百读不厌的图书/198
聚书的苦乐/202

不为阅读的书/208
老土著《草木之香》序/212
张新锐诗集序/216
读《情至深处》/220
答《聊城日报》记者问/225

第五辑

东坡的个性 >>

乡贤傅斯年先生/231
历史学的大师/239
东坡的个性/248

无偿的赠品/252
心灵闸门的开启/256
拜访宋遂良先生/262

第六辑

天寒白屋贫 >>

夏夜的邂逅/269

家徒四壁/273

天寒白屋贫/277

包哥/284

第七辑

西行杂记 >>

西行杂记/295

龟山汉墓/306

青檀寺/3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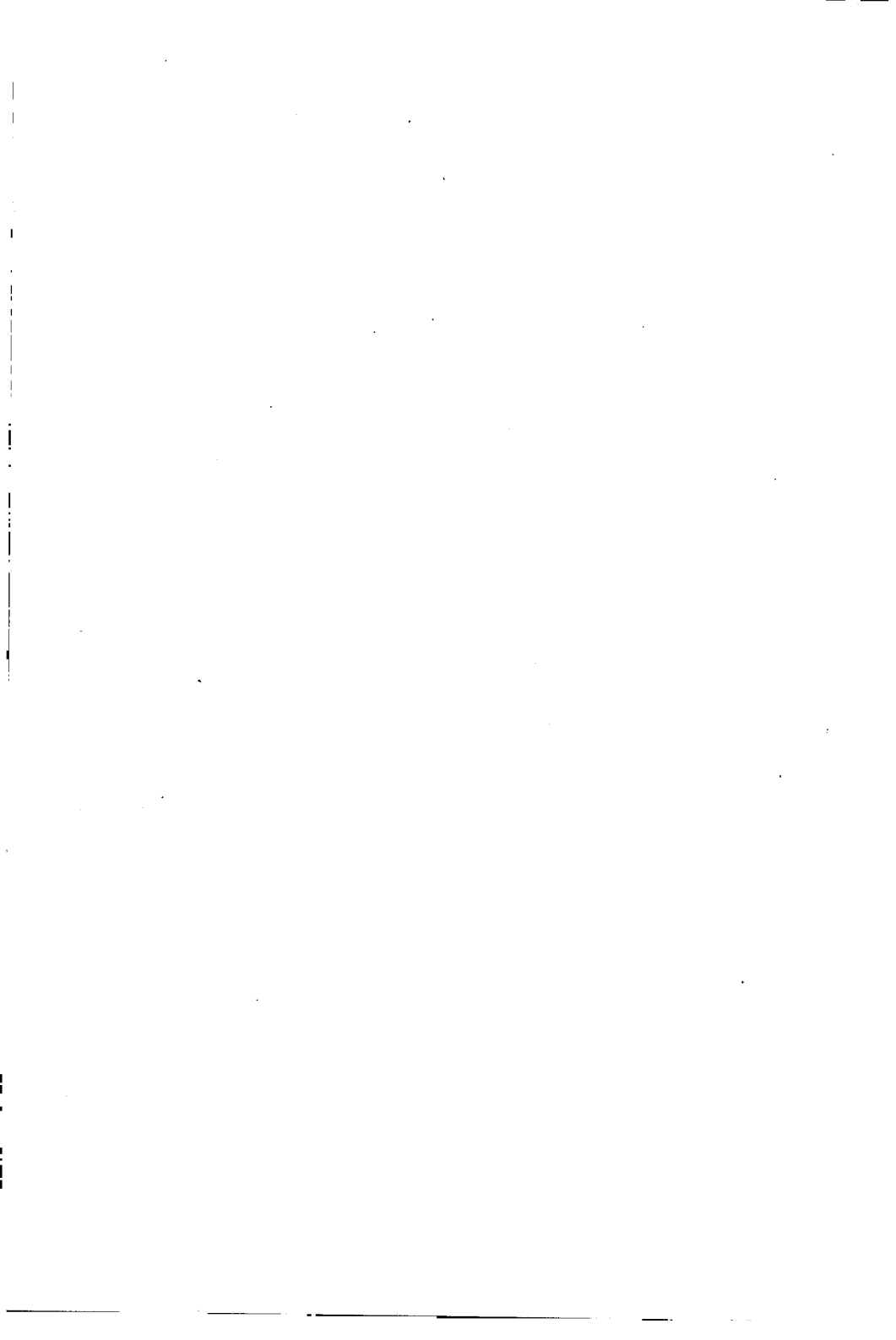
南行记/317

后 记 >>



第一辑

寂寞的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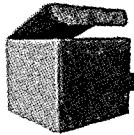


田野的树 >>

我喜欢树。北方的田野上，我们的乡亲父老总是寸土必耕，舍不得让一尺半尺土地闲着，难得种上一株两株的树，这未免让我有点失望。好在北方的树大多不是什么珍稀的种属，有着很强的生命力，只要有一截枝条，或者一粒种子，遇着水土，它们就会生长，所以，田野上总还是有一行一行或者一株两株的树的。特别在庄稼收割之后，那树也就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。

田野上的树不同于城市的树和村庄里的树。城市的树，为了踵事增华，一般都经过慎重挑选，多是珍奇名贵的品种。但是，它们虽然生在都市通衢，有园林工人四季的服侍，看似尊贵得很，其实不过是城市的装点，难脱仆婢的地位；乡村的树要好一点，以其略近自然，“桃李罗堂前，榆柳荫后檐”，那样的树我喜欢。生长在一起的树，就是所谓的树林，在田野上尤为难得。试想，一大片树长在一起，如果是种类繁多的杂树，而且都已经长得很大，那很好。一片树林兀立于平阔的原野上，打破粮食或经济作物的一统天下，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。林木秀，则鸟雀至焉。风雨至时，树林发出声音，那是很雄浑的。等到农闲无事之时，一个人，或二三好友走进树林之中，也比走进农田的感觉好多了。

不过，平原上除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果树，是很难得有所谓树林



的。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只好看看那不能成林的树了。而不成林的树，一排排地站立于路边或者沟沿的，以及一小方一小方的幼树，像出操的学生，或是过去上工的社员，很守纪律的样子，我不怎么喜欢。若是远远看去，我以为似乎还是一株株独立的树更有意味。陶渊明诗云：“连林人不觉，独树众乃奇。”我觉得很有意思。

二

田野上的树一般都长在井沿上，或者长在坟地里。不过也不尽然，也有就在田野的中间凭空长起来的。唯其稀少，才更加可贵。

井沿上的树是人们有意栽种的。井沿是一块必要的空地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种一株树，此其一；人们在井上汲水，往往时间很长，有一株树就是一柄绿色的伞盖，避免太阳直射，此其二也。不过，有时候井沿上也舍不得种榆槐杨柳之类，而是种上一株枣树。作为遮阳之具，枣树的叶子是嫌稀疏了些，却也少争夺一点庄稼的阳光，而且秋来还多了一重收获。田野中的枣树不同于村里，因为较少有孩子攀折，它的枝柯往往垂得很低，显得较少提防之心，看了让人感到舒服。我在枣树之下摇辘轳浇过水，那淡淡的树荫似乎也能拂去一些太阳的毒辣。到了枣熟时节，早熟的枣子也会落入井中，等随着水斗升上地面，吃起来就多了一份清凉。

知堂以为，杨树宜种于丘墓之间。也许南方是那个样子，北方据我所见，坟地里一般是种一些松柏，那是大户人家的坟地，一般的，我倒是看见种上一株两株的柳树。坟地里的树一般长不大，就被别人芟去了。

在我们村的东南方向，邻村的土地上，远远可以看见有一株树生在地里。那树生得高大茂盛，整整一个春夏，都是一个巨大的绿色树冠，在晴空之下，显得很惹目。它虽然就在目光所及之处，却难得有机会走近它。听走近过那株树的人说，那是一株平原上少有的核桃树。据说，核桃的果子并不是一开始就皱巴巴如老太婆的脸，也是青绿浑圆的，收获之后，埋入土中，让外面的青皮腐烂掉，剩下的才是

我们常见的核桃。核桃这种奇异的经历，更增加了我们对那树的向往。可是，一直到我离开老家，也不曾走过去结识那株大树。这可以说是我一个小小的遗憾。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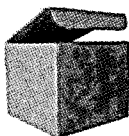
人在路上走，看到田野里一株一株独立的树，心总是难免为它所触动。秋天里，庄稼都已经芟割回家，田野更其空旷辽远，一株树孤零零站在那里，有如一个孤独的人。特别是一株小树，恰像一个孤独的少年，尤其使人牵念。一株独立的树是自足的，它不依赖于别的什么东西而存在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。

昨天，我在路上走，看到了几株孤独的树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有一种树长在远处，我叫不上它的名字。当然，我叫不上它的名字只能怪我，不能怪树。这树长得很有意思。它的树冠从一个中心向四围辐射，像是凝固了的绿色爆炸，或者像凝固了的焰火。它的周围没有别的树，也没有什么庄稼，它就孤单地自己站着，持久地演示着绿色辐射的特技。白杨一般总是作为行道树，给栽在大路的两边。站成一排的白杨很是威风。行道杨树长到很大，也很有看头，不过还不如单独长着的白杨更意味。茅盾曾说，白杨是一种力争上游的树，又说它的枝丫决不旁逸斜出。我想，他的白杨，是在新疆和河西走廊看到的，所谓的新疆杨，与我们这儿的杨树不同。我们这儿的白杨，也是有一根主干，努力地向上伸展，下面的枝丫如何，它好像就顾不上了。杨树的干是很直的，不过那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直线，远远看去，它像是书法名家笔下的线条，极有意味，又富于变化。它的树枝细而且短，向左向右参差地伸展，树叶也稀稀落落，漫不经心。这不要紧，只要有了那条贯通上下的主干，这株树就显得极有章法。直说了吧，单独长在田野里的一株杨树，那是很美的。

不过，最让人感到震撼的还是那株梧桐。

我在冠县东北部的兰沃乡看到一株梧桐。兰沃是水果之乡，多是梨树，路边都植白杨，那株梧桐显得很突兀。我老远就看见了它，



并惊异于它的沉着和大气。这株梧桐异常高大,异常雄伟。已经是晚秋天气,它还披挂齐整,似乎尚未感到秋的到来。它的树干很粗,很直,也很高,树冠也很宽博,枝杈一层层地堆叠着,充分使用着每一寸空间。那绿色是秋之绿,是不可摧折的生命力的体现,是历尽沧桑的波澜不惊。它自然达观,心平气和,不骄不矜,不怨不怒,如一个历尽忧患、火气消尽的老人,又像一个无忧无虑、心胸博大的树之王。

四

看到田野上孤独的树,一般都是在晴好的白天。到了傍晚,或者遇到雨雪的天气,人们都要回到屋顶之下,剩下那树在地里孤零零地站着。我没有观赏过风雨之中那孤独的树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。不过,那美丽的白杨和沉着的梧桐,应该是不怎么惧怕风和雨的。即使再严重的境遇,我想,那树也会坦然承受,至少不会失态。

与成片的树和成排的树相比,孤独的树更能体现个性,因此更易让人辨识。我喜欢独自生长的树,原因就在这里。我觉得,孤独的树一般都显得落落寡合,也很是谦虚,这我很喜欢。我真希望自己能有陶渊明的悠闲,提一壶酒,走到田野里的一株树下,将酒壶挂在枯枝上,或席地而坐,或干脆就躺在树下,那种时光真是叫人神往。

2001年10月25日

文人与树 >>

废名读陶渊明《闲情赋》，读出了陶公对树的情感，可谓别具慧眼。《闲情赋》中有云：“愿在昼而为影，常依形而东西，悲高树之多荫，慨有时而不同。”废名说：“设身处地地想，他大概对树荫凉儿很有好感，自己又孤独惯了，一旦走到大树荫下，遇凉风暂至，不觉景与罔两俱无，惟有树景在地。”“所以文章虽然那么做，悲高树之多荫，实乃爱树荫之心理。”我觉得这个分析很新鲜，也很有道理。果然到了后面，废名就又举出更多的陶渊明爱树的例子，至于说到“连林人不觉，独树众乃奇，提壶挂寒柯，远望时复为”，几乎并陶公的行止出处写得都很生动了。

其实，陶渊明爱树，本是题中之义，只是让废名一提，豁然开朗罢了。其《五柳先生传》以“宅旁有五柳树，因以为号焉”，固已可见人树之契；“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”与树结邻比与人结邻更合陶公情趣，甚至连“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”之时，对于道旁草木，也是觉得好的。盖陶公性情，颇近于树，而爱树的陶公，就更加可爱了。

忽然想起别的喜欢树的文人来了。

东坡是一个可爱的人物。我觉得他无论写哪类文章都能写到顶好，尤其喜欢他的书简和题跋，更愿意知道他的行事。我在孔凡礼先生《苏轼年谱》中读到过苏东坡种树的事，甚是喜欢。《苏轼诗集》卷三五诗题云：“予少年颇知种松，手植数万株，皆中梁柱矣。”《苏轼文集》卷七三《种松法》云：“十月以后，冬至以前，松实结熟而未落，折